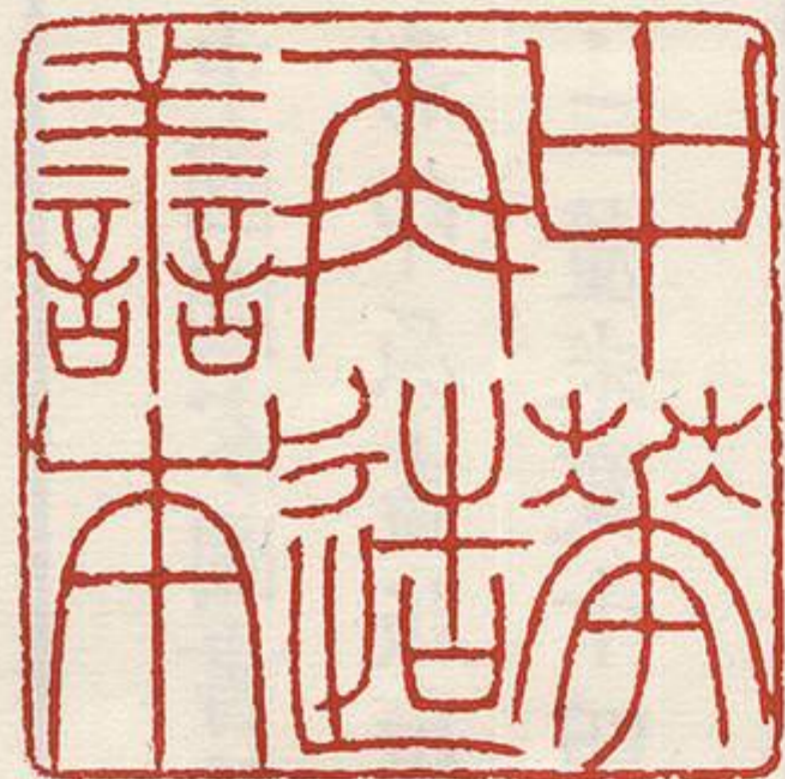


詩  
說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二釐米寬十四·三釐米





詩經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教世未嘗不尋詩  
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微必以詩證之  
豈聖人之遺言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為  
世者必得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  
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意而造精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刻  
本影印原書版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





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遠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哲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



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  
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  
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  
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况  
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  
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  
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  
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  
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  
諸卿之右哉幽籥幽詩幽雅幽頌見於籥章  
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  
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



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矣  
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  
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  
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  
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  
於旣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

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  
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  
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  
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  
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  
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  
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  
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  
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  
繫於朱曰之次書成箴在篋中有年  
恨遭攻劫遺失數卷先儒固已各

有成書惟

家君所著未曾流布茲且以其說之僅  
存者與書說對刊仍錄原本之副于  
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泐後學則有望  
於將來之君子淳祐六年人日迪功  
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

直舍



總說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矣耳爲之訓詁爲之正義爲之集解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魯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范甯皆自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得謂之譌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譌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譌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形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丘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自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爲絢止以

先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忒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其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復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也若子貢問荅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



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所謂經者未  
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熟若後世之以詔  
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  
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天子而後  
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  
知錐聖門猶難予言而况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  
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七月則以豳繫之  
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

詩經卷

凡

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  
分陝爲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爲鄉老則  
以鄉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若果爲分陝必  
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  
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  
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  
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  
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  
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



南以箴不僭南可以並於雅矣箴者周禮之函箴也二詩皆王業之基也皆箴師之所掌箴以函為主與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爲詩序故演爲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爲文王則關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爲大姒不可指爲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爲比若豐鎬自有王雎其曰雎鳩亦鳩類也皆指大姒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

侯之事或者文王之爲西伯也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之矣迨其虞芮質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備應門臯門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亂之力也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召康公相文武日闕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爲諸侯之風周公爲首召公次之欲繫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爲諸侯諸侯之事不可以爲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



私說爲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強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顧計哉徃徃專以恭誓無文王之辭而武成有之以此爲證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迹縱以爲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倉猝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爲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觀亦然克於書說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恭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亂聖人之大典也

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大氏模倣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失聖人之旨多矣其累關睢也不亦深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皆然夫子旣亡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賀亂聖人刪詩之旨後學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深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



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亘古大聖人  
會聚於一家之內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  
未之有矣吾夫子發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  
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武王  
是以其事如此醇懿曾論曰武王曰吾有亂臣十人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嘗專歸之於文  
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亂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  
節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  
此強以此事歸之文王而後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  
後可以言文王之詩繫之周召者為可推矣

南之為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  
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  
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  
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  
臣事之節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蓋所以共  
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若其  
詩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而不可掩沒者也然周南之化



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及於召公而不及於  
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爲斷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  
周召爲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辭也

吾夫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  
於是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  
學之蒙求爾人而不學是宜其無知也猶小子何莫學夫  
詩之意人而不爲二南則猶未之學也故曰猶正牆面而  
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爲學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似專以詩序爲斷而以詩辭證之此却止  
爲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  
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弃本可乎但觀  
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皆繆特  
甚但作爲文辭以夸之耳害於詩之大者也

言易者類以象數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  
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  
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寡矣

詳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爲據而後之儒者遂  
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



序與詩爲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義之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詩序顯而易見詩意隱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邶鄘衛之詩似以地爲別均之爲衛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爲別耳

詩序演文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者呂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疾亦恐非當時所書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何等語哉使果有之豈耻言人過之義又有以謚書而

三十一

詩序

十三

章

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爲追刺者亦鮮大抵臆而爲之說爾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與事類甚矣其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大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繆認詩意浸以訛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吾天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爲其能



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爲告往知來以素以爲絢兮之爲禮後其爲充類至義者也後之學詩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發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馳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

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爲之序乎其爲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謚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聞聽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恠如魯文姜旣謂莊公不能防閑爲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粗者差舛如此况其精微者乎

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產於其地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又况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詁有雜得於他經者有他經之所絕無者雖以詁訓爲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說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子夏之在聖門學問其義所謂文學者非學也以詩序言



之其爲文固已降於魯論他詩之序文體大較相似果使  
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詆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  
曾子曾子固晚成子張又有兩焉觀子夏終身未嘗少進  
於道晚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  
子夏亦亢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吾夫子  
之所折衷者哉况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  
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爲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  
福其間一二辭乃以德爲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甚多  
人皆忽之此詩旨之所以愈晦也

詩以情性爲主行乎禮樂教化之微者也蓋禮樂教化皆  
所以強其民也若其形於性情者惟詩見之情非所可強  
也出於一性之真者不能不發故於理義也常切近焉聖  
王取之以觀盛衰治忽之判故情之至者莫之可易治亂  
之兆常先見焉如大雅多言喜樂國風多言憂思而上之  
賢否下之好惡皆不可掩率出於自然而然此其爲義理  
之真實者乎三代之時自堯舜以來教化其民道德一風  
俗醇下多賢才必其至言確論而後傳焉天下皆通習之



矣孟子所謂詩亡者無復前日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是之謂之詩亡

六經之教肇於易信於書嚴於禮法於春秋凜乎不少恕所以從乎人情者詩而已爾人情者非所可強亦非可假最可以久長而共安之者也故凡經之所甚嚴者皆少寬焉諷刺箴規顯議隱訕闡闡之私昵家室之懽愛酒食燕樂之事憂勤勞苦之思皆於是發焉不少過也然後以此觀政以此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幾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子之論道專以詩為主而非學詩者所可預也

三六十四

詩經

十五

後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以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且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道富矣夫興與觀可以盡已羣與怨可以盡人五常之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者也况又能識鳥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乃及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爲得詩之道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說詩者大抵以詩序爲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同然後曲爲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



乎天子者也况其失浸遠乎

世之學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爲多

文武周公肇造王業綱維道化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夏商聖賢殆有未至者焉故仲尼論十亂之才上與唐虞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 達之邦國臣民流行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辭之末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

二四一八

詩序

十六

後

數大節學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爲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也覽者不詳其故而厭弃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敷暢無遺

總說終



詩說卷第一

信安劉

克學

周南關雎

國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之為物其豐鎬間之羽屬乎豈必天下之所通有哉鸚鵡之來巢于魯聖人蓋以為異矣姑以羽屬言之

詩說卷第一

一

詩說卷第一

乃曰在河之洲猶黃鳥之止于丘隅也丘之與洲皆非羽虫所止所在之地也大學乃謂於止知其所止則知雎鳩為得其所矣玩其為在之辭不但如所止也河之洲左右皆河雎鳩不出於兩河之間而有逌匹鳴聲上下之樂是與大妙之德幾同於文王天作之合盛德之粹如此其偶也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微美是以為三百篇之首文王之至德又先於四始者也河洲指文王也聖人於關雎之旨屢為之嘉歎而不能已自漢以來諸儒皆莫之知夫以一文王之聖生民所未有而大





妣之聖又同之焉不但父子也而處此聖人所以深嘉  
歎者也鵲巢爲召南之首維鵲鳩亦並言之謂文王  
太妣同其聖以此推之則此辭之爲並美可知也得淑  
女以配君子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始求之如此之勤  
終得之如此其樂是其次也盛德之至不可加者惟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語而已若妃嬪之貞潔柔順如荇  
菜之流之芼是又其次也嗟夫十亂在朝太妣在宮大  
任在上此文王之所以聖歟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漚爲絺爲綌  
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江我私薄漚我衣害漚  
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比其根本無他  
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  
毛氏以覃爲延覃旣爲延則施爲何哉凡言施者皆延  
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名詩之  
旨不可略而諉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再



言之是覃自為覃施自為施后妃以柔順為德取義於  
葛若女蘿之施于松柏者也若是則何以能覃被於山  
谷哉施于條施于木可也覃于山谷則不可以蔓延為  
言蓋超出乎尋常之外者矣故首章二章皆同辭詩人  
之旨固不苟也所以繼關雎者也何以言之后妃以柔  
順之德服習於宮壺之遠其所覃及乃至風化天下賢  
才衆多王業以大國家以興此豈常情所可測度故當  
蔓延之盛被于山谷葉之茂盛羽虫翔集鳴聲和暢者  
若林木茂盛之所致而葛乃致之非所致而致焉明后  
妃自宮室風化天下也而后妃之所服行者皆切近之  
實事刈濩絺綌給濟濯節儉之煩辱爾此與文王卑服同  
德卒章之言師氏又明后妃至貴而尊敬保姆不少間  
於初年汗澣至末歸寧常情其可否不敢專必稟命於  
傳姆而後行後世以華侈自肆者可少戒矣異時成周  
之世惟王及后不會所以奉君上者如彼而文王之世  
所以自處者乃若是其嚴恭也節儉蓋其細耳不可以  
發詩人之旨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  
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  
云何吁矣

是詩何其難知也說詩者姑以詩序求通於詩之辭其  
所未暢則強爲之說似非詩人之旨去古既遠非有明  
證亦不得臆爲之說但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  
不勝其憂卒章乃有一吁不能盡者焉何也據詩序以  
進賢爲說乃曰至於憂勤辭亦枝矣詳而思之聖人列

并六六卷之五

四

五

而次之於關雎葛覃之下必有大者焉以其時求之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  
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姜里一事韓退之謂臣罪  
萬死兮天王聖明最爲有見大妙居此之時宜其憂之  
至此也無一毫怨對其上之辭其所可證者詩人以淺  
辭致微義皆以彼我二字見之詩人之法類如此此詩  
首所著見其言彼之危險者皆以發意明崔嵬之勢也  
玄黃即龍戰之血也兕觥罰觴也因彼而酌此酒勿永  
以爲懷勿永以爲傷其旨著矣聖者藏至理之妙於不



可知之中僕馬皆病云何吁矣不可得而言亦不勝其  
可歎也此章非爲姜里發何哉當橫逆患難之時太姒  
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  
耳而不盈頃筐者也觀詩人憂歎如此則史謂閔天之  
徒求美女竒物善馬獻之紂者庸或有之宮室之中其  
憂也豈此大姒之所以爲聖歟

###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之義他不見於傳記其歧雍之所產歟毛氏之訓  
其以詩序而生此義耳求之詩辭亦無此旨止於葛藟  
之蔓施不在木也故滎陽公有不取其木之言竊詳詩  
辭與大小雅相近歌詠其福祿爾和平樂易與前詩憂  
勤之旨遠其詩人以木爲興其辭曰南南二南之南也  
於周南之詩而以南爲辭謂非詩旨不可也其文王受  
命作周之詩乎木之曲直其性也文王之王而屈於商  
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



有所屈而天下之所依係於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  
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纍之猶纏綿也二章  
曰荒之荒大也與文王荒之同辭卒章曰縈之不可而  
解也首章福履綏之綏安也福之所安受也二章曰將  
之將大也卒章曰成之王業至此而成也履訓祿其然  
乎後世襲之不以為疑實與祿相遠且不類蓋履禮也  
上天下澤履文王雖受命作周猶以三分天下之二服  
事商紂上下之分固存克於書說辨其受命之後商自  
為商周自為周若二國然故商王周王並稱而不嫌所  
以然者周之友邦尊事之心與庶商諸侯自不可得強  
同也故當時詩人以福履言之所以始安而中大終成  
之乎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  
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春秋之書螽者十有一其以為災也密矣周南乃以興  
后妃之美何哉春秋以其多而害稼詩人以其多而為  
子孫之衆其義異也詩辭以其羽之多然以其義詳之



非若百足之虫也螽止四羽所謂蝗者亦止四羽非曰羽之多蓋類之多也詩人取其蕃育之盛爾周之以宗強其本原在此雖管蔡之惡幾亡其宗國周公之大封同姓以蕃屏周晉與吳訖周之世八百年豈非螽斯之澤歟以詩人之旨求之大要是樂得淑女進御於君太姒一以母道均一之不見其為嫡庶之異其為聖賢不才不能比而同之而大姒所以子愛之者本無間故但見聖人之多男子而周家本支之盛如此此之所以螽斯為比也斯辭也非義所起其曰宜爾子孫者人皆知其為后妃之子孫莫別其為嬪御之子孫故詩人以螽斯一之以宜爾歸本大姒如陳氏所謂歸其所自於后妃者也若不妬忌雖為婦人之難事任姒之聖豈應以常人之情言之此序詩之辭不當以混詩人之旨也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是詩如孟子大王愛厥妃之言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與百姓同之者也若是則不必歸於后妃之不妬忌可也文王之時自無窮民詩人但見岐雍之民熙熙如此夫婦各安其居室其氣象如春風和氣中因桃李而發興焉爾

兔置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千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兔置與武夫扞城皆不相類借曰託興不應若是遠闊

詩九卷之六十一

八

七

也故朱氏謂聞椽杙之聲視其人則甚武可以扞城正以其事之不類爲此說以通之爾詩人之旨必有所在儒者自不思爾竊意詩之三章自椽杙至中達中林此詩旨之所寓也兔狡者也其爲三窟豈當行道之中哉捕之者設置於其窟之近地自中路至中林如此其多也喻狡焉思啓封疆者狡捷倏忽多爲之所而不窮其窟究以爲利此聖人固圍之至心也此文王所以待昆夷獫狁之道常扞蔽於平易近郊之地初未嘗搜荆棘窮窟究求盡其類豈非聖人待夷狄之常道乎故其



夫之赳赳未嘗恃此以信威始之扞城中之好仇與夷狄雖仇敵而未嘗不以好接之不殄不隕之意至於威行境外遠人之服乃以武夫為腹心以保乂王家共享太平之福此兔直所以為周南之詩歟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攬之

芣苢莫詳其的為何草也陸璣所謂難產者亦恐揣摩

卷之八

詩經卷之八

七

真

詩旨為之說耳今方書治產不用車前子也然則詩人之旨且終不可解抑歧雍所產非他方所有乎然則聖人取而列之周南若未見其可美也何以為正風之大乎似若諸儒但述詩序之辭不詳求詩人之旨也詩人之旨不專在芣苢何以明之曰采曰有曰掇曰捋曰撝曰擷曰攬一詩之辭如此而已故芣苢之上必加以采采二辭以婦人比芣苢則所以采之者非婦人也詩人之旨若謂婦人無金善也色非所尚而尚其德苟有一毫之可取后妃皆取而進之矣此寤寐求之之遺意也關雎



之永淑女至於寤寐不忘輾轉反側凡淑美之德有可  
取者取之不容絲毫遺失矣是以采采之辭不輟而薄  
言之辭各異詩旨之寓於采者蓋寡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錯言如其楚之子子歸  
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  
錯錯言如其楚之子子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三十四

詩經卷之十一

十一

章

詩之難知此詩是已道見游女將秣馬以從之此鄭  
衛之變風何以爲二南乎說詩者遞相祖述而不知  
其非止由序詩者不知詩人之旨所能知者漢有游  
女一句便執以起義後世儒者尊信太過不復致思自  
游女一辭之外他皆枝離其辭以從之矣曾不知歧雍  
之去江漢幾萬里而遙藉曰道化流行何獨踰越疆理  
獨取江漢爲辭周召分陝亦不至是他詩未嘗近似也  
惟江有汜託江汜以言媿媿爾非若江漢之指也然漢  
水與江亦大相遠當時依漢水以爲國者惟荆楚爾左



傳所謂漢水以爲池是也漢之視江未爲甚廣詩以爲  
名蓋言漢之廣以明其不可泳爾詩凡三章章之末皆  
同辭不少異一章以喬木發辭二三皆以錯薪發辭此  
其旨也游女止是首章之一句安可以盡一詩之義乎  
首章者詩人之本旨也似若喻楚之強悍驕亢不能此  
民故以喬木不可休息喻之薪比當時諸侯文王其傑  
出於諸侯之間者也故言錯薪附近楚國者皆陰邪游  
蕩之人不能應民之求故以游女不可求比之見文王  
之興思將去江漢而歸周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可則知

詩經卷之六

十一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  
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遺棄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  
父母孔迺

是詩自是商邑之民思歸于周之詩汝水疑是周境伐



其枚筴庶幾想像文王而願見之也伐其木之枚不  
蔽於所見故首章如飢餒二章望文王不以商周爲異  
而棄我也三章以文王爲民之父母矣詩辭以彼我爲  
別故知其爲商人之辭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非實致之祥非若魯哀西狩之獲也有文王之公子  
公族公姓雖不果致麟不失爲聖人在位之盛魯哀之

麟詳記卷第一

四十一

際雖眞致麟聖人蓋以爲不祥矣當文王時麟不實至  
何以知其趾之爲仁厚聖人者必知麟詩人以麟趾歌  
之吾夫子列之二南踰於麟之爲祥也多矣雖然角之  
與定豈不重於趾詩人以趾名詩趾豈貴於角乎蓋麟  
之至也以足文王之世多賢公子詩人取類謂其賢之  
多也詩人大旨以麟與文王李氏之說信也何以證之  
其下文曰于嗟麟兮歎美文王之在上也一聖人出而  
興於上而公子公姓公族皆爲大賢詩人歸其本於文  
王太妙故以終周南之什而爲之重歎焉



召南鵲巢

國風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詩人以鳩鳩比夫人以鵲巢比國君詩序則以鵲巢爲夫人之德後之說詩亦混鳩鵲而言夫人曾不思詩人以維鵲維鳩並言謂太妯與文王同德也詩凡三章維鵲之辭不異維鳩之辭不同自御而成自居而盈始末之序其與夫人必然也不可以他辭亂之也鳩之均壹

詩說卷之二

十三

昇

鄭氏之說似非詩人之旨詩人之旨若謂鳩者呼婦逐婦之鳥有婦道焉後世詩人所謂鳩婦也詳觀羽虫未嘗混處鳩自能爲巢特拙其奈爾抑歧雍有居鵲巢者乎惟社字寄巢生子爾鵲巢比國君而居召南之首亦猶關雎之首國風也亦四始也鵲既比國君是不以鵲言夫人矣何以名詩而首召南乎頌夫人而首召南可也文王自西伯興周而受王命鵲巢之詩作於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之時造舟爲梁故有盈之將之之詞周之王業自大任以聖德興周而大妯嗣徽音以至於關雎之



歌后妃者其淵源有自來也有文王之聖而後大妣之德以成所謂刑寡妻者皆自文王出焉此鵲巢之所以名詩而不以鳩鳩者也詩人之旨終自精微非常人所能及耳太妣之聖未嘗有所作為而以拙身有成業致興周之盛是婦道之不貴於作為如此此可以為萬世法文王有其國家不以宮室之事分其念慮內教陰德一出於大妣以造其極至此所以鵲巢名詩而首召南者也

采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詩似若周人歌詠大妣共祭祀之詩先祭之時具祀事如此其蠲也二章共祭祀如此其專壹也末章共祭之容如此其雍肅也迨其還歸其盛德之容猶有可尚如此詩旨簡直醇濃而大妣之德如文王肅肅在朝之時睟然之容視采蘋為有間矣

草蟲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中忡亦既見止亦既  
覲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  
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此詩似與殷其雷相近此乃先焉者無怨對也當文王  
與紂之時文王爲西伯固以急民爲己憂矣周公謂曰  
具不食且不敢盤遊故召南之大夫亦以文王之憂民  
爲心不暇念其家室其妻念其夫以一見之爲難既見  
之以一遇之爲難曰見曰覲則大夫之勤勞不遑寧處

詩三百卷一

卷五

卷

之情悉見矣南山以南爲義蒨薇以養爲義不敢直言  
之者見文王憂民之深而未以民爲己任故召南之大  
夫任君之責隱然有至難者焉非若殷其雷以違去之  
爲辭也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  
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采蘋之言簡而事尊采蘋之言詳而事卑詳其義玩其



辭序詩者謂此詩爲大夫妻其得之矣大夫之家且翼於諸侯之廟制也則是詩者得於召南之從政者亦足以見文王時大夫之家事亦雍雍濟濟如王者之盛時被之歌詩二南之餘風如此也蘋藻非可食之菜不可食則亦不可薦詩人乃取以爲言何也明其至潔也託於至微也微者猶若此則犧牲俎豆如何其蠲潔如何其詳謹也此詩人之旨歟積而上之則視滌濯蚕絲祭服之事皆不必言矣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言召伯詩辭當文王爲西伯時使召公果分陝亦得稱伯乎若凡伯榮伯者天子之卿也是詩若後世追頌之辭思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愛其樹故以召伯言之以其分掌諸侯也後世採詩者崇異之次於夫人之後併以行露次之焉詩三百一十有五詩比皆室家之德惟兔置甘棠行露羔羊嘒嘒其音參於風化之盛比物而有取於甘棠崇以甘言與紂之事亦猶后來其蘇



之情被文王之澤如此其甘也召公以文王之命聽訟于南國亦大國之卿也而舍于樹下東漢之初光武初興馮異不論功猶屏樹下人號大樹將軍當武人征伐之時猶以止樹下為賢況以君命聽民訟乎其視暮宿州縣逼辱守宰何相萬哉

###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

### 女從

是詩之辭其取義多不以其類誠有深遠而難通者焉說者強為之說以通之欲其該貫無礙安可得哉誰謂雀無角是詭言其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則誠有牙矣安可得而一之速獄速訟與有家何預乎若說文及楊氏皆言鼠無牡齒也今牛羊唯下齧有牙頰車無之是以唇之附者為牙政與詩旨相似而左氏又謂脣亡齒寒是以附者為齒也此皆相因而名皆可轉移義不在此也鼠自胎息前二牙已具故嚙物為尤利以鼠為有



牙而雀不可以爲有角明矣。謂雀有角甚於童而角也。此所謂不以其類者也。竊詳此詩凡三章言聽訟後二章言獄訟之情其旨甚明。露非可以行言行露者行而沾露者也。當文王之初紂在上虐被於民商俗之弊以蕩陵德實慢天。道怙侈滅義驕淫於考召公奉西伯之命聽訟於民德澤所加止於行者而已。其不行者與行而不至者不能及也。故其澤物如行人之沾露不能如雨露之普澤也。獸泥言露之沾濡豈不夙夜謂行者豈不早夜而行乎所行之及者潤澤已多其不得行者勢

不及也。當是時文王日昃不食求以和民猶勤勞若此。召公爲之輔相宜其夙夜而行也。二章雀非可以角言雀鼠以至微之物其害於人尤切。謂姦宄之興常橫出於無端如雀本無角甚於有角屋廬以庇風雨而雀乃穿之使人不能安其室家猶姦宄妄起獄訟使綆縲於獄不使可安也。鼠有牙者也。鼠之有牙雖塙塙之厚亦必穿之猶社鼠也。謂訟之橫起不可通者亦通之出於意外者也。此形容姦宄之情者也。所不易知者後二章之句耳。此亦不以其類者也。詩人之旨謂獄訟之起



不過兩端威富而已故呂刑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室家不足言絕于富也亦不女從言絕于威也經傳  
之言不足者皆不足用之意猶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  
若世俗言人情之睽傷謂之不足也以此推之詩人之  
辭皆以其類特難知耳經傳之言獄訟不少惟此詩盡  
形容之妙乎凡詩自淺入深者甚多自深入淺者極寡  
此詩訟淺於獄也雀以角言理之所無也鼠以牙言理  
之所有也理之所無而曰穿屋事之常也理之所有而  
曰穿墉勢之非常者也亦皆形容姦究之情也獄以究  
其隱情訟以伸其可直者也興獄以徼利與訟以為信  
故有不足不從之異序詩者模倣二章之意謂興獄以  
信婚何其遠哉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  
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絳素絲五紵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

詩辭兼取素絲詩名專主羔羊合而言之實屬羔裘也詩  
名不以裘言獨以羔羊者非謂裘也凡言羔裘者必有飾



羔羊之詩不以其飾也義止於羔羊也裘所以爲飾如羔裘豹祛緇衣羔裘是也今無取其飾曲禮云凡養鄉羔大夫鴈士雉鄭氏謂羔羊群而不失其類此名詩之旨歟名詩以羔羊而飾則爲裘素絲所以製羔羊之皮以爲裘五純五緘五總以素絲爲之純於潔白者也純於潔白而絲毫無所累焉若李氏所謂不黨不鳴之義皆備所以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雍容自得之意退以就公可也由公事以退食亦可也表裏無所累其心衆賢之和如唐虞之際可謂盛矣以節儉正直爲言矣乃少異乎詩三章皆以退食爲言詩人之所主然也羔羊素絲皆言潔白之純也卿大夫之潔飾於其外猶或難信惟於退而燕私亦有雍容之意則非強勉矯飾之爲也所以申言之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起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者驚遠而懼遠雷之出地萬物甲拆之始易之卦為  
震其象為龍詩人乃以其聲之殷名詩何哉得非當文  
王與紂之事乎文王為天命所歸而紂居其上猶陽春  
萌動於南山之下也南者君之南面嚮明而治者也其  
取義之備未有若此詩者也文王有憂世之心求以威  
和萬民而紂居其上文王不得大行其道而大夫之贊  
化者亦不得自止於行室家之人思欲其夫遺而去之  
此婦人之仁也若召南之大夫與文王同心同德則亦  
如雷聲之動不容自止於行役之勤也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既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  
之

是詩美男女及時其果足以為道化之盛乎勾踐一令  
之頒亦足以至是文王之時無鰥寡孤獨之窮民者西  
土之民皆不至於無告豈以是為可美歟詩人之旨以  
文王盛時道化之純格於閨門之遠雖女子之微亦能  
安於閨闈當婚姻失時之後猶以禮節自守不輕有所



從三章皆以梅之標喻婚姻之失時以求士喻女子之  
未有行不言男之求者道化以格於女子為難也天下  
之治雖婦人女子皆有風節天下之亂必淫風大播而  
後禍亂遂成故鄭衛之風與西漢備書諸王之淫亂其  
垂訓之旨一也此詩首章於庶士之中追其言審所擇  
矣二章追其今者為三章起義於急之中必追其言之  
合訖不以從之為辭是強委禽而不得者也此詩人所  
以形容道化之格出於女子之自定非父母保傳之所  
能及也按邶栢舟宿辟有標毛氏曰標拊心兒由是推  
之標非可以落為訓字亦從手以栢舟推之殆太息之  
意太息梅之所存已不多矣故曰標有其有者七有者  
三而已既則盡矣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  
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獨寔命不猶

星本不可以小大言均為二十八宿而有小有大有明  
有晦有隱有見未嘗以此異其義至小者為嘒亦三星  
也至大者為參伐星家謂之大辰乃不言者義不在此



詩人名詩自有旨也本不特言某星也嗚微鳥而曰三五在東自初昏星初見三五數點見於東方至夜而漸進而南故曰肅肅宵征參昴當昏時亦甚微比女御之進見易所謂貫魚以宮人寵者魚貫而進如星之宵征雍雍肅肅文王宮壺之遠如此其嚴肅也亦幾於帝舜釐降之時以命爲貴賤之命者後世之俚辭也古者安得有此堯以二女妻舜舜不以姊妹之故使之離也猶爲之分別書謂之釐降離騷曰湘君湘夫人春秋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媵與夫人貴賤定矣豈以是爲歎乎

詩論卷之五

卷之三

七

知其命有貴賤後世之末習也安可以溷詩人之正風乎此詩所謂命者分位之命也以其命爲不同者宮壺之常誼詩人以明文王宮壺之粹此所以能肅肅與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以詩之章次言之睽之淺者合亦淺睽之深者合亦深乎此又詩人微致意於睽間之始不宜戚戚也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樛櫟野有  
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  
尤也吠

說此詩者似若以死麇况強暴以白茅况貞女無使尤  
吠為惡無禮諸儒所以祖述而不能異也以詩辭求之  
大抵皆窒以死麇為強暴曷為包以白茅乎故王氏謂  
白茅為禮之薄豈理也哉既以死物為可惡曷使尤之  
吠乎囿於序詩之辭不求詩旨焉爾古者不以死為惡

野有死麇

二五

非

也帝舜以一死為贖見之禮者雉也禮以狐死正丘首  
為仁皆以死起義據此詩麇鹿亦乾豆之物上殺以祀  
上帝宗廟鹿脩以祀天豈非白茅之所包乎大過之初  
六曰藉用白茅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  
慎斯術也以往聖人之言豈自相背戾乎由是推之此  
詩兩章以女與死麇死鹿並言非以死物為可惡矣夫  
是以包之束之以白茅其為况吉士甚明所以託辭於  
死麇者謂女子貞節處於林野之中有死無二錄士之  
吉者求之所以自處者愈固故曰包白束也巾說女子



所服舒之者繼包束而言舒其所包也悅不可感老不  
可驚況於人乎詩人形容貞女之自處者殆有蠶眠之  
聲不挫其精者焉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乎無感我悅猶  
舉扇障塵也無使老吠猶獬豸觸邪也林猶犬姓也樸  
櫟猶賤家也家無小大而貞女之風皆有不可干之節  
何彼襮矣

何彼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雖王姬之車何彼襮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

名詩之旨若與變小雅何人斯相近皆以設問名詩也  
設問者有不盡言之意是詩似若見王姬之車倏然而  
起崇敬之心西土之人尊崇文武未施教於民而民敬  
故以名詩又以曷不肅雍爲辭蓋是王姬下嫁國人觀  
其車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見於歌詩殆與文王已受  
命者無異其列之召南之末者見此時文王之功德已  
爲南國之所推尊其視周南后妃之化若相似然也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



騶虞

騶虞之爲義獸其可信乎使誠有之抑亦恠矣聖人之所不語也况編之於正風乎然天下固有出於常情之外者近世廣中一郡虎患甚熾忽有所謂神禽者飛而啄虎羣虎皆盡守臣繪以爲圖以爲大祥以此推之庸或有焉不敢輒以爲無也但以詩辭推之則似不然于嗟乎騶虞是指一發五犯爲騶虞之仁也如以爲義獸豈有一發之理哉黃種獾謂騶爲徒御之騶虞爲山澤之虞明矣當蒐田時庶類蕃多一發而得五爲騶虞者乃不以多取爲利詩人所以歎美之騶虞以多得爲利也猶若此見文王之化行於小夫賤隸不要約而信也宓子賤之化單父猶能使夜漁之格况文王之時乎此理甚正而順亦聖經之正誼也

成化丁未七月十九日雨過新涼襲人間閱半

旬三日後復過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完

詩說卷第一









